

牧庵集

四



牧庵集卷十四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罕都與
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
事額森特穆爾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葬
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鑠

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示遺胄于無窮敢屬筆子燧
以與憲副聘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蒙古氏諱
博囉罕輝和爾公之曾孫嘉木和爾公之孫扎魯和托
公之子始輝和爾與兄威伊特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
威伊特謀往歸之輝和爾告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
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
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
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希禪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
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于哈喇真彼衆我寡

救烏嚕一軍先發其將瑪楚岱玩鞭馬鬣不應希禪請
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
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
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胄爲殿腦中流矢帝
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
踰月而卒帝曰曩濟勒錦爲敵將實禦希禪其以濟勒
錦民百戶屬希禪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
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蒙克爲郡王又俾貴臣
呼特呼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

封郡王歸奏帝問蒙古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
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
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
異其編烏嚕爭之蒙古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于臣
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耶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旣
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于
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額特
布格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
衛曉近臣曰是勲閭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輒誰何李

壇反詔將蒙古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
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呼格齊爲其省臣巴哈
丹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
當旨丞相希札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
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
皇子死尚書拜特穆爾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
一委自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
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巴哈丹遣人負金六
觔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

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
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希札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
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蒙古以時夥于常歲帝
曰其報賜之自今凡蒙古事無大細如扎拉爾事統安
圖者悉統于博囉罕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
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
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
其右受巴延阿珠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博
和哩默色朕不責也俄授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

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
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
海石秋達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
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
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
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巴延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
淮安南堡戰白馬頭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
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
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

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珠爾噶岱于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囉罕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既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有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興疾入帝視其

色瘁然賜坐與語重承董奏可之適常德入朔唐古特
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
六年哈喇蘇博囉蘇烏拉罕蘇呼肯皆彊宗也勢不相
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
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
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夥十
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
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
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

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
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
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
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蒙古烏嚕札喇爾鴻吉喇
特伊奇喇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
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
徵兵五侯自足嘗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
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
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布岱戰淫雨不止

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斬和掄輩後與伊羅勒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鼎瑪岱討之公狃于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于東海之孺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拉塔于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

賊平敕一妃賜黼瑪岱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間公汝家是器幾何肇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于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二十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特穆爾告廉訪使胡

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勸置巡屋器械于村又周劉光店爲牆四其門扃鐫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徒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垌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驟馬十有八匹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止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潏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收復爲河南入覲奏蒙古一

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資諸軍上以爲善敕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陞辭之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喇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巴延阿珠左屬之博囉罕今巴延阿珠皆有田民而博囉罕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于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

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
之大德之元叛王雍和爾烏蘭巴哈來歸公遣使駙聞
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
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
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于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帶夏旱隨禱
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于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
其利酒日醕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畜凌轢府縣
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

爭利又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
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
二十有二日薨于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
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
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
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
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
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
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